

李約祉 著



韩宝英

(秦腔)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人 物 表

石达开	四天兵	蕭三娘	王 貴
韓宝英	四女兵	北 妃	姨太太
石 妃	四小将	西 妃	曾国藩
石 福		侍 臣	唐友耕
李秀成	洪秀全	八采女	孟德森
沈祥凤	錢 江	四龙套	駱秉章
馬如龙	洪仁发	四校尉	富明阿
卜通经	陈玉成	八天兵	都兴阿
夏誥学	李世賢	四小将	二清将
書 僮	林凤翔		四僧人
韓宗昌	楊秀清	倪老七	八清兵
韓 少	韦昌輝	向 榮	
男偵相	韦昌祚	張国樑	
女偵相	林时天	江忠淑	
四龙套	赵国栋	陸建瀛	

場 次

- | | |
|------|------|
| 第一場 | 起 兵 |
| 第二場 | 遭 難 |
| 第三場 | 大敗清兵 |
| 第四場 | 攻占南京 |
| 第五場 | 祥凤投軍 |
| 第六場 | 翼王夸女 |
| 第七場 | 众妃庆寿 |
| 第八場 | 东北内鬭 |
| 第九場 | 宝英覲見 |
| 第十場 | 誘杀东王 |
| 第十一場 | 再攻翼府 |
| 第十二場 | 翼王离京 |
| 第十三場 | 詩退曾兵 |
| 第十四場 | 祥凤打虎 |
| 第十五場 | 韓沈訂亲 |
| 第十六場 | 中途收馬 |
| 第十七場 | 当殿斬韦 |
| 第十八場 | 达开违詔 |
| 第十九場 | 洞房陈情 |
| 第二十場 | 大渡敗师 |

第一場 起 兵

〔翼王石达开上，兵卒中軍隨上。〕

石达开：（引）海外风云如潮至，
嶺南豪俊报国时。

（陞帳詩）

大好河山举目愁，
茫茫慘蹟遍神州；
貔貅十万軍声起，
不扫胡尘誓不休！

太平天国前部都督、复汉將軍翼王石达开。奉了天王詔旨，統帥軍馬，窺取长沙。人来。

中 軍：有。

石达开：傳令兵发长沙。

中 軍：大王令下，兵发长沙。

石达开：（唱）大明失鹿归清滿，
中原淪歿几多年。
土地当作收沒产，
人民当作俘虏看。
滿朝昏庸又顛預，
手段毒辣心貪婪。
近日又将政策变，

勾結外國逞兇殘。
 英人大量販鴉片，
 鴉片流毒徧閭閻。
 因此引起鴉片戰，
 賣國條約訂几番。
 教外國盡把利益占，
 不許家奴意見添。
 冠履倒置真羞慚，
 英雄憤懣心不甘。
 因此上操戈把正反，
 兄弟起義在金田。
 對天發下洪誓愿，
 不掃胡兒不生還！（帶卒下）

第二場． 遭 難

〔韓宗昌儒服上，韓少、韓寶英隨上。〕

韓宗昌：（唱） 这几日風鶴警滿城傳遍，
不由人愁戚戚如坐針氈。

韓 少：（唱） 怕的是倉卒間一時遇變，

韓寶英：（唱） 一家人老和幼怎樣保全？

〔各就座介。〕

韓宗昌：老夫韓宗昌。自中舉之後，觀見外夷紛擾，朝政日非，因此無心進取，蜷處家園，教學為業。又不幸老妻去世，一雙兒女，親自教養，雖然說家道貧

寒，天倫之乐，倒也足以消遣殘生了。

韓 少：爹爹，这几日紛紛謠傳，忽然說长毛子来了，忽然說官兵来了，可怕得很！

韓宝英：爹爹，有人說长毛子是义师，有人說长毛子是反叛，究竟那个說的是呢？

韓宗昌：咳，你看近日滿朝昏庸，国事紊乱，滿清政府一味地貽誤外国，蹂躪百姓。明說是大好河山，宁可以断送与外人，不能让汉族一人得志。将爱国的官員，一个一个杀的杀，竄的竄；害得百姓飢寒交迫，流离失所，到了无可奈何地步，怎得不反？怎得不叛？为父早已料定有此一日了。

〔倪老七率卒上。〕

清 卒：来至韓家門首。

倪老七：一拥而进。（拥入介）

老头子，你好安然，你好自在！

韓宗昌：平白无故，率領兵丁，闖进我家，有得何事？

倪老七：老头子，你一个爛杆子举人，有多大牛皮，平日胆敢議論朝政，謾罵官府？官府早已明查暗訪，知道你不是好人，长毛子造反，暗中和你都有勾結。我倪老七新升团总，奉命前来办案，你知也不知？

韓宗昌：捏造是非，血口噴人，陷害士紳，你真豈有此理！

倪老七：不給你个厉害，你不知道王法可怕！小子們！

清 卒：（应）有！

倪老七：将老头子与我宰了！

〔卒杀老生介。〕

韓 少：光天化日，胆敢无故杀人，你們真个反了！

倪老七：这小子，你也不想活了，一块儿去罢！（杀韓少介）

韓宝英：（伸头直前厉声）杀！

倪老七：（熟视韓宝英）嘿嘿！对于你嗎，我却捨不得。

韓宝英：怎么說你捨不得？

倪老七：捨不得么。

韓宝英：你近前来，我有話讲。

倪老七：姑娘你說什么？

韓宝英：（痛指倪老七介）

（唱）罵一声賊强盜惨无人理，

作此事全不怕天打雷击。

恨不得将賊子敲骨吸髓，

我岂肯随你去有玷清白！

倪老七：好丫頭，这回却不饒你了，小子們，拉上走！

清 卒：晦气！好东西一点也沒有，淨是些爛書本子，不要。（同下又上）

韓宝英：（喊）救命呀！

〔翼王石达开帶天兵上。〕

石达开：（上引）一路秋毫无犯令，那来人呼救命声？

人来，去看何人呐喊？

天 兵：前边一夥賊人，挟一女子而逃。

石达开：速快打救，并将賊夥一齐捉拿，休要一人走脫！

天 兵：是。（下）

〔天兵領韓宝英見石达开介，宝英坐地介。〕

天 兵：稟大王，打救下了，并将賊夥一齐拿到。

石达开：将那女子喚醒。

天 兵：这位姑娘甦醒。

韓宝英：（唱）落賊手吓得我魂飞魄散，
只知我此一去不能生还。

天 兵：姑娘甦醒。

韓宝英：（唱）猛听得耳旁边有人呼唤，
睜双目見前面一位长官。

石达开：不必胆怕，我便是太平天国石翼王，今来救你。你
姓甚名誰？家住那里？慢慢的讲来。

韓宝英：（唱）家住在桂阳城穷巷僻徑，
女孩儿本姓韓名喚宝英。

石达开：因何遇难？

韓宝英：（唱）清早起上高堂問安未竟，
大門外闖来了一队賊兵。

石达开：他便怎样？

韓宝英：（唱）杀爹爹和兄长一同丧命，
又挟着女孩儿要回大营。

石达开：如此可恶，你可知他是什么人？

韓宝英：（唱）他本是兇橫賊惡霸行徑，
桂阳官委任他团練兵丁。

石达开：他既办团練，怎敢这样混鬧？

韓宝英：（唱）他仗有官庭力蹂躪百姓，
为財帛便与人捏造罪名。

石达开：他与你家捏造甚么罪名？

韓宝英：（唱）他言說我爹爹心术不正，

和天国暗地里常把信通。

石达开：这样冤恶，如何容得！人来，将贼一齐绑上来！

天 兵：绑上来！

【众拥盗三人上。

石达开：韩姑娘，盗匪拿来，誰是你的仇人，前去緝賊。

韓宝英：遵命。（認介）

倪老七：姑娘口角春风。

韓宝英：就是那个黑賊，他名叫倪老七。

石达开：人来。

天 兵：有。

石达开：推下一齐斬首！（众拥下介）速去預备衣衾棺木，将韓老、少爷尸体成殮，并将倪老七断头滴血，命韓姑娘祭奠他父兄灵魂；祭奠一毕，妥为安葬。多去数人，即速回报。

天 兵：得令。韓姑娘走罢！（下，起排子、又上，韓宝英跪）

韓宝英：王爷今天此举，不但小女子受惠无穷，即我父兄也是感激不尽。若不嫌弃，愿为奴婢，聊报万一。

石达开：姑娘脫那里話来？本軍乃是革命义师，紀律严明，秋毫无犯，岂敢自犯軍律！这事万万通不得。

韓宝英：王爷不肯收留，小女子孑然一身，无家可归，只有一死了！

石达开：呵！那岂不負了本御教人一片苦心？也罢，我便收你为义女儿，你看如何？

韓宝英：孩儿拜过父王。

石达开：我儿少礼，哈哈！

天 兵：（同呼拜介）与王爷贺喜！

石达开：站起来，兵发长沙。

（唱）今日此事真有幸，

无意收来一螟蛉。

韩宝英：（唱）从此献身从革命，

辅佐父王成大功。（同下）

第三场 大败清兵

【向荣红顶、花翎、黄马褂带卒上。

向 荣：（上引）转战三千里，

曾当百万师。

钦差大臣，广西提督向荣。自从洪贼太平军攻陷桂林，直走长沙。老夫与他打了一仗，砲斃西王萧朝贵。不料贼军自料长沙不能得手，解围西甯，陷弋阳，渡洞庭，克汉阳，破武昌，沿江东下，取了九江、安庆。声势浩大，好生利害！

【将上报。

将 士：报，洪军倒退十里。

向 荣：再探。（报下）

我想贼兵自破宿松之后，士气正盛，忽然退兵，钱江那个老奸巨滑，这般举动，定有甚么诡计？

【张国樑上。

张国樑：（上引）男儿重横行，

天子赐颜色。

(入見介) 末將張國樑參見元帥。

向 榮：義兒進帳，有何要事？

張國樑：洪軍退兵，元帥為何不追？

向 榮：我想洪軍兵精將廣，糧草充足，萬無退兵之理，此番退兵，定有甚么詭計？

〔探上。〕

探：報，洪軍倒退二十里。

向 榮：再探。(報下)

張國樑：刻下胡林翼駐扎岳州，琦善駐扎汴梁，都想窺取武昌。洪軍或者恐怕武昌有失，退兵保守，也未可知。

向 榮：義兒言之有理。但是行兵以小心為貴，再等一報。

〔江忠淑上。〕

江忠淑：(上引) 同揮魯陽戈，

爭着祖生鞭。

(入見介)

末將江忠淑，參見元帥。

向 榮：將軍進帳有何要事？

江忠淑：洪軍退兵，元帥可曾知道？

向 榮：那有不知之理，正恐他是詭計。

江忠淑：他若假退，我要追他，算我上當；他若真退，我不追他，豈不失了機會？

向 榮：將軍之言有理，行軍以小心為貴，再等一報。

〔報上。〕

報：報，洪軍倒退三十里。

向 榮：再探。(報下)

这样看来，洪軍是真退了。

張國樑：
江忠淑：速快追赶！

向 榮：張國樑听令！

張國樑：候令。

向 榮：命你帶領五千人馬，去打先鋒。

張國樑：得令。

向 榮：江忠淑听令！

江忠淑：候令。

向 榮：命你去報你兄江忠源，打探洪軍消息，去打接應。

江忠淑：得令。（下，向榮帶卒喊下）

〔洪秀全、錢江帶龍套上。〕

洪秀全：（上引）軍書星火急，

錢 江：（接）羽扇自風流。

洪秀全：天王洪秀全。

錢 江：軍師錢江。

洪秀全：我軍自下了宿松，水陸兩軍甚是勇猛，正好直攻金陵，軍師何故退兵？

錢 江：臣弟此番退兵，正是妙計，刻下不便明言，萬歲日後自然便知。

洪秀全：就凭軍師主張。

錢 江：有請眾位將軍。

侍 臣：有請眾位將軍。

〔眾將上。〕

石達開：（上引）挽弓當挽強，

韋昌輝：（接）用箭當用長；

陈玉成：（接）射人先射马，

众 同：（接）擒贼先擒王。

石达开：石达开。

韦昌辉：韦昌辉。

陈玉成：陈玉成。

洪仁发：洪仁发。

李世贤：李世贤。

林凤翔：林凤翔。

众 同：参见万岁。

洪秀全：众位贤弟平身。

众 同：万岁唤臣弟到来，有何差遣？

钱 江：石贤弟听令！

石达开：在。

钱 江：令你带兵两千，埋伏黑松林，向军到来，截杀一阵，许败不许胜。

石达开：得令。（下）

钱 江：韦贤弟，陈贤弟听令！

韦昌辉：在。

钱 江：令你二人各带五千人马，去到怀宁，昼伏夜出，断截向军后路。

韦昌辉：得令。（下）

钱 江：洪贤弟，李贤弟，林贤弟听令！

洪仁发：在。

钱 江：令你三人，各带三千人马，只等向军追到，沿途截杀，毋得有误！

洪仁发
李世賢：得令。(下)
林鳳翔

洪秀全：正是：設下天罗地網，

錢江：任他兔走狐奔。(同下)

〔向榮帶卒及众將上介。〕

向榮：欽差大臣向榮。

李本仁：安徽布政使李本仁。

張國樞：總兵張國樞。

江忠淑：參將江忠淑。

褚應元：守備褚應元。

向榮：洪軍已退，速快追趕。

〔石達開領兵猛上，與向軍相遇介，大戰下。〕

洪軍不敗而退，象是中了計了。

張國樞：元帥不必惊慌，待末將打上前去。(下，向榮率將與石軍大戰介，石敗下。向軍追介，石回頭再戰介，又敗下介。向軍追下介。韋昌輝、陳玉成帶卒猛接戰介，向軍大敗退介。石回戰介，下。洪仁發、李世賢、林鳳翔三將上混戰介，圍向榮介，向榮落帽。張國樞保向榮突圍，不能出，众護向榮下。江忠源領兵上)

江忠源：元帥被圍，待我打上前去。(下)

〔众將拥向榮、張國樞后上。石發箭射介，向落馬步行介。〕

江軍上戰，洪軍敗下介。救下介。

褚應元：元帥速快上馬。

向榮：老夫敗軍之將，死在此地，也就算了，將軍豈可无馬？速快應敵，不須顧恋老夫。

褚应元：元帅差矣，軍中宁可折了应元，不可折了元帅；元帅若不上馬，应元便自刎以死。

向 榮：如此馬來。（上馬）

誤中奸人計，愧杀老名宿。（下）

第四場 攻占南京

〔洪秀全等上。〕

洪秀全：（上引）运筹出帷幄，

錢 江：決勝到疆場。

〔卒上。〕

卒：報，向榮大軍大敗而逃。

洪秀全：再探。（卒下）向軍大敗而退，不必追趕，大兵直攻金陵。

錢 江：金陵城池堅固，不比尋常，此番去攻，不知何日得開？

石達開：要攻金陵，臣弟到有一計。

錢 江：賢弟有何妙計？

石達開：聞說兩江總督陸建瀛，乃是无能之輩，專心敬佛，不理軍事。我軍只須下一號令，就說三日以內，要將城外僧人殺完，僧人害怕，自然進城。就令我軍改扮僧人，混進城去，作一內應，豈不甚好？

錢 江：真是妙計！來。

侍 臣：有。

錢 江：速到金陵去傳布告，就說僧人洩漏軍情，大兵一到，定要殺個淨絕。

四 將：得令。（下）

洪秀全：兵发金陵。（同下，杂扮僧人四人上）

众 僧：不好了，不妙了，长毛子大兵来到了！

甲 僧：师弟，你听说来没有？

乙 僧：听说甚么？

甲 僧：甚么？长毛来了，见了百姓不杀，專赶的杀咱們这沒帽辮子的哩。

乙 僧：这却怎处！

甲 僧：只有往南京城里跑。

乙 僧：如此快走。（跑下介，洪軍四將扮僧人混入隨下）

〔陸建瀛紅頂花翎、黃馬褂、口啣長烟袋、四戈什隨上。〕

陸建瀛：（唱）不吃齋來不打坐，

每日跪香念彌佛。

那怕世事翻上八個過，

自有佛爺保護我。

我乃兩江總督陸建瀛。王貴。

王 貴：有。

陸建瀛：（京腔白）這幾天外邊吵吵鬧鬧的，到底是甚么事情？

王 貴：听說是長毛子來了。

陸建瀛：長毛子到甚么地方了？

王 貴：昨天听說到了安慶了。

陸建瀛：安慶是甚么地方？

王 貴：安慶是安徽省城。

陸建瀛：离咱这儿多远？

王 貴：水路三天可到。

陆建瀛：通的甚么水路呢？

王 貴：就是长江。

陆建瀛：就是城外头这个长江嘛？

王 貴：就是。

陆建瀛：呵，这长江还通的地方却多啦！

〔卒上。

卒：禀大人，都统富大人，使小人回大人话，說有一夥僧人，强要进城。还是让进城不让进城，請大人示下。

陆建瀛：僧人等是佛門子弟，不敢得罪，速快开城，让他们进来。

卒：是。（下）

陆建瀛：王貴，与爷开灯。

王 貴：大人，这两天軍务吃紧，恐怕顧不得过瘾了。

陆建瀛：混账，軍务再吃紧，难道連癮都不过了嗎？

王 貴：是。（开灯介，陆建瀛过瘾介）

〔卒上。

卒：（急白）禀大人，富大人言道：僧人进城太多，情形可疑，怕有奸細，还是不让进城者好。

陆建瀛：胡說，不让僧人进城，难道把僧人教贼杀了不成？有多沒少都教进来。

〔卒应下。內呐喊介，都兴阿急上。

都兴阿：（上引）千寻鉄鎖沉江底，

一片降幡出石头。

將軍都兴阿。（問介）大人何在？